



## 内容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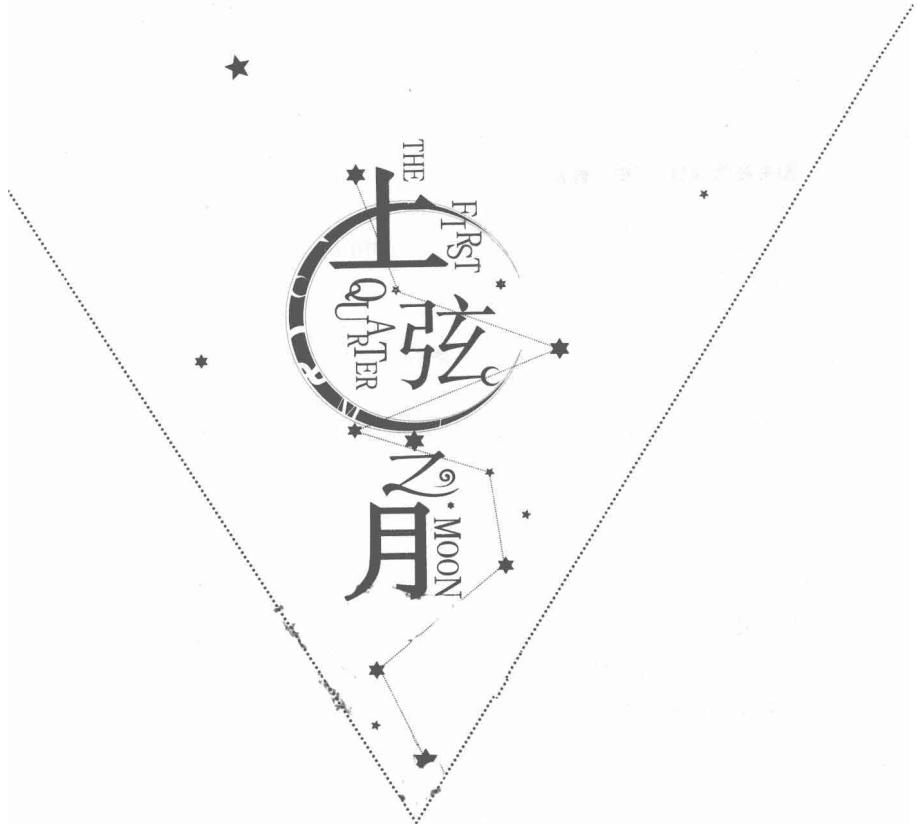
夜，诡异的黑暗在弥漫。森林中弥漫着看不透的浓雾，清晰的只有枝头那边银白的上弦月。从挣扎中惊醒，才发现自己的记忆遗落在无边的迷雾中。我是谁？如影随形的沙罗真的是我哥哥吗？为何他的举动总是令我不安？当守护我的骑士们也被黑暗的旋涡吞噬，真相之门随着鲜血的流淌而开启。原来我从未离开那黑色的梦境，亲爱的乔治啊，你会被我唤醒吗？



ISBN 978-7-5015-6075-2

9 787501 560752 >

定价：24.80元



RAKSASA  
冷眼  
著



用阳光温暖我。我隐隐觉得，或许只有爱才能填满我内心的不安和空洞。

“月碎，你醒了吗？”一片晕眩中，门外传来沙罗低沉的呼唤。

我下意识地退后两步，撞到了身后的茶几，上面的玻璃香水瓶发出乒乒乓乓的撞击声。那清脆的声响似乎在诱惑我从这间黑暗的屋子里逃出去。

是的，我想逃，从这个像古堡一样阴森幽暗的家里逃出去，去追寻阳光、自由和爱！可是沙罗不会让我出门的！

“月碎，发生了什么事？我听到里面有响声。”

我看了看阴沉的门，仿佛下一秒就会被沙罗强行打开。在让人几欲呕吐的晕眩中，我似乎听到了沙罗用钥匙开门的声音。我慌忙转身拉开了厚重的天鹅绒窗帘。窗外的刺眼阳光刹那间涌入屋里，好刺眼，好热情，也给了我少许安全感。

城堡的外面就是闹市区，街上行人早已来来往往。只有这座古老的城堡仿佛被遗忘的孤岛，被孤立在这繁华的市中心。

看着川流不息的车流，热闹喧哗的商店人群，挽着胳膊一起逛街的同龄女孩们，我好羡慕她们。我真的好想出去，好想推开窗户，就从这里跳出去。

就在这时，晕眩的感觉彻底占据我的神经，我靠在窗户上，随着重力往前方倒下去。

“月碎！”



沙罗纤瘦的手臂一把搂住我即将倒地的身体，将我紧紧地抱进他冰冷的怀中。

“你还好吧？有没有受伤？”

我闭着眼睛，等待晕眩的感觉逐渐远离。明明是沙罗关心的话语，但为什么每次听见他说这样的话语，我总会觉得很陌生，很遥远呢？

我被他横抱在怀里。沙罗冰冷的体温透过他的衣衫沁入我的肌肤。他脱下身上披着的深黑色风衣，迅速包裹住我的身体，像是害怕极了我会再度受到任何伤害。

我抬起头望着他，乌密的眼睫毛不停眨动，目光一直凝视他苍白却异常精致俊朗的面容。忽然，我发现沙罗白皙如纸的脸颊微微地泛起淡淡的红晕。

他又在脸红了，就像是情窦初开的男生因为接近了喜欢的女生而害羞一样的表情。这让我更加疑惑。他不是我的哥哥吗？为什么他对我的态度却总是如此暧昧？这样的他更让我忍不住怀疑他的身份。

“你，真的是我哥哥吗？”我突然开口。

沙罗显然被我忽然的问题吓了一跳。他微微一怔，瘦削的下颌紧紧绷着，像是在隐忍着什么，连琉璃般剔透的眼瞳也在紧缩。

“别再乱想，我当然是你的哥哥。”他冷冽的眼神扫过我，没有停留。

沙罗抱着我走到我的床边，把我放在大床上。

“以后不许再做这种危险动作，不许接近那扇窗户，听见了没有？”他看起来很担心我，语气有些凶。

我眨眨眼睛，有些委屈地瘪瘪嘴：“如果你让我出门，让我去上学，我当然就不会再做那种危险动作了啊！”

“不行！你绝对不许出门！”沙罗琉璃般瑰丽的双眼看着我，眼神中闪过



这个新鲜刺激的想法唤醒了我因为太久没有活动而快要生锈的身体，我立刻行动起来，把沙罗的黑色风衣折叠好放在床头，转身打开衣橱挑了一条我最喜欢的水蓝色连衣裙。海水般清澈的色彩与白色海浪般褶皱的飘舞裙摆，使裙子穿在我纤瘦的身体上显得异常清新唯美。

我在穿衣镜前面转了个圈，满意地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微笑。

“月碎，你很快就能自由了！”

我打开房门，蹑手蹑脚地走出去。长长的走廊上没有任何动静，沙罗应该已经在房间里睡着了。我要趁这次机会赶紧出门！

穿过铺着鹅绒地毯的长廊，走下曲长的欧式宽大桃木楼梯与大得出奇的古旧客厅，我终于来到大门边。

我屏住呼吸，把手放在冰凉的镌刻着繁复玫瑰图案的古铜门锁上，向下用力一扳……

咔嗒！

厚实的大门打开。

刹那间，铺天盖地的白光像是奔涌的潮水涌进这座仿佛亘古便只有黑暗的大房子里。我本能地用手臂遮挡住刺眼的日光，心里却一波接着一波涌上无比巨大的愉悦的海浪。

自由！我自由了！我终于可以出门了！

我的心里响起一阵欢快的呐喊，但脑袋却不禁心虚地向屋子里看。

“还好没把哥哥吵醒。”我拍拍胸口，嘴角露出一个恶作剧的笑容。对自由的渴望让我的生命都变得鲜活起来。

关上门，我飞快地奔向外面这片我向往已久的新鲜世界！



我沿着城堡前的那条路一直走，看到了以前我只有站在窗台里用眺望才能看



“什么叫应该是啊？哪有连自己年龄都不知道的？”他看着我的目光更加疑惑了。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啊。”我无奈而悲伤地说。

见我不像在说谎，明宏似乎意识到自己触及了我的痛处，眼神变得慌乱。

“咳咳，看样子你还真是特别。”就在这时他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你等一下，我接一个电话。”

“嗯。”我乖乖地点头。

明宏转过身，飞快地接通电话，小声说了几句后突然别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拿着手机走到旁边去了，听声音似乎在跟谁争吵着。

或许他有急事要处理，或许我也该离开了。可是我该去哪儿呢？我的心跟我的眼神一样迷茫。

这时明宏已经挂掉电话走过来。他拍拍我的肩膀，说：“星月碎，你不是说你迷路了吗？”

见我迟疑地点点头，他继续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KTV唱歌啊？你不要误会哦，我邀请你一起去KTV才不是因为我今天身边没带女伴。”他的眼珠不自然地转动着，“我，我是因为看你可怜，怕你一个人站在广场上。一会儿天黑了就没人管你了，到时候你会饿死的。”

“饿死？”听到这句话时，我的手不自觉地摸了摸我干瘪瘪的肚子，好像是有一点儿饿。

看见我犹豫的模样，他又问了一遍：“你到底要不要跟我去啊？饿死会很难受的哦！”那双隔离在紫色框架眼镜后的眼眸中闪现着促狭目光。

被他这么一说，我连忙点头：“我去，我去。”

“好吧，那我就带上你。”明宏又是一副施舍的样子。

我抬头望着他仰起的脑袋，一脸哭笑不得的样子跟在他的身后，坐进一辆计程车中。虽然对我而言明宏只是个陌生人，但我却一点也不害怕他会伤害我。或许是因为他在我最难过的时候安慰了我，用一只甜蜜蜜的冰激凌滋润了我苦涩的



CHAPTER

## 第二章



我的学校

“不准走！你答应我要跟我走的，忘了吗？”见我要走，一直微笑着的乔治居然脸色一变，他像是撕下温柔伪装的恶魔，突然伸出手抓住我。

“放手！我要回家，你这个坏蛋，快点放开我！”我拼命挣扎，没想到这个救我出苦海的人居然是更坏的坏人，我真是看走眼了！

“可恶！别再喊了，我不会放你走的！”乔治见我不合作，居然伸手把我打横抱起来，往幽暗的楼梯走下去。

“啊！救命啊！坏蛋，你放开我！我不要跟你走！”

我用力拍打他的胸口，脸上因为激动而染上浓浓的红晕。可是我的挣扎一点儿用也没有，很快乔治就抱着我走完了楼梯，来到一扇铁门前。

他放我下来，一边拉着我的手不准我逃跑，一边打开了铁门。

“你是我的缪斯女神，我绝不会让你走的。”在乔治夹杂着愤怒和不耐烦的笑容中，我被他带进了面前的房间。

我惊魂未定地打量着眼前的一切。绯红色的梦幻夕阳光线，从倾斜45°角的天窗上洒下来，如梦境般淡淡地笼罩着这个超大房间内的乳白色桌子、椅子、人形模特、满地散落的设计图纸……还有……人？

我的目光定格在凌乱地散落着设计图纸的地面，十几幅画有曲线优美的服装的白色绘画纸上，拼接影拓着一个温柔的人影。

温柔的人影？

我双手捂住胸口，不禁被自己心中冒出的形容词吓到。我竟然在第一眼看见一个人落在地上的影子时，就莫名地感受到这个人身上散发出的温柔。

我站在门口没有动，目光慢慢地向他身上攀升。这个连落在地上的影子都十分温柔的男生，背对着我站立，正忙碌地调整着面前穿在人形模特身上的一条飘逸着彩色丝缎的海蓝色小礼裙。

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极为温柔——轻柔地呵护着手中的小礼裙，为它下摆的小褶边调整出更为优美的线条。



Vol. 4

“缪斯？”说起这个我的舌头又快要打结了。我不敢直接转过头去看海城的双眼，只好用眼角的余光偷偷瞄了他两眼。

“怎么了？”见我突然没了声音，海城退后几步，轻轻地靠在树干上，正好跟我隔着一棵树的距离。

“那个……其实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

“啊？是什么问题？”海城低沉温柔的声音飘荡在夜晚湿润的空气中。

“就是……那个缪斯女神，她到底是谁啊？”其实这个问题我早在KTV初遇乔治时就想问了。

“哦，那个啊！”海城爽朗地笑起来。我以为他是在笑我连缪斯女神都不知道是谁，却发现他只是抬起头，温柔的目光望向夜空中的银月说，“她是乔治永远追逐的梦想。”

“缪斯女神她是古希腊传说中爱与梦想的化身。从乔治设计出第一件成衣的那天，他就开始寻找那位专属于他的爱与梦想凝结的缪斯女神。”

“爱，与梦想凝结的……女神？”我低下头，反复地低吟着这一句话。

在乔治的眼里，我是他的缪斯女神吗？为什么他会找上我呢？我只是一个失去记忆，被哥哥当做囚犯一样关起来的人，一个没有过去，甚至也没有将来的人，凭什么做他的女神，支撑他的信仰？

我一直低着头思考着这句话，竟然没有发现海城在我不知不觉中已经走到我前面。

他那被月光镀上一层清韵的脸庞一直微笑着，温柔的声音仿佛融入了黑夜，连吹过我脸颊的风也好像变得那样轻柔。

“月碎，你知道吗，今天乔治他终于找到了他梦想中的缪斯女神。”



我的头顶，唇角露出一个轻松的笑容，说：“我想我知道你家住在哪了！”

话音落地，还等不及我从惊讶中反应过来，海城就已经牵起我的手，转身向十字路口的相反方向走去。

我跟着海城一直走，我的手被他的大手牵着，有种说不出的安心。

我侧过头看海城，有淡淡的月光轻柔地洒在海城的侧脸上，将他俊朗的外表衬托得越发柔和。

海城似乎发现了我的目光，转头对我笑了笑说：“怎么了，一直看着我？我脸上有东西吗？”

“没，没有！”我赶紧摇头，又抬起头犹豫了一下问，“你刚才为什么一直不问我，为什么连自己家的地址也不知道？”

海城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唇边的笑容忽然扩大：“如果你想告诉我，你自然会告诉我的。但如果我追问你，你反而会觉得很困扰，不是吗？”

听见海城这样善解人意的回答，我的心里不知不觉间涌起一股暖流。海城他人真的很好！

正当我被这从心底涌现的暖暖感觉包围时，耳边又响起海城温柔的声音：“月碎，这栋大屋子是不是你家？”

听见他的声音，我立刻抬头。

果然，矗立在前面不远处的就是我家！

但今天似乎真的已经太晚了，刚才走在这条原本应该很繁华的商业街上，我竟然没有认出它来。

“对，那就是我家！”我抬起手，兴奋地指向海城刚才所指的那栋老旧的大房子，转头对海城说，“今天谢谢你送我回家，还有谢谢你刚才把我从乔治的工作室里救出来。”

“没事。不过乔治刚才对你发脾气的事情，你可千万不要介意也不要放在心上。”



“手好痛！哥哥！”我挣扎着。

“快跟我回去！”沙罗好像因为我今天偷溜出门的事情很生气，拉我手的方式也很粗暴，弄得我手腕很痛。

“月碎你不要紧吧？”海城很想过来帮忙，但可能是觉得这是我们家的家务事，不好来插手，他神色犹豫地看着我。

“我没事。”我一边想从沙罗手中挣脱出来，一边回头对海城说，“还有，我会去圣约翰中学上学的！”

圣约翰中学是我在电视广告里看到过的学校，那时我就很喜欢这个学校的氛围，很想成为那里的学生。

“快点跟我走！”沙罗看见我被他拉住，却依然转头跟海城说话，好像变得更不耐烦了。他一把将我拦腰抱起，扛在肩膀上往不远处大房子的方向走了过去。

“哥哥，放我下来！”

我挣扎着想从沙罗的肩膀上下来。

可是今天沙罗的力气好大好大，我根本没有办法松动他钳制住我的手，只好跟海城挥挥手再见。

“月碎！”海城像是被眼前的情况突然吓住，惊讶了一下，立刻想追上来救我。

看穿海城眼底的担心，又不想牵累到他，我赶紧挥手跟他说：“海城，我没事的，你快点回家去吧。我在圣约翰上学，你可以去找我！”

海城迟疑了一下，但马上举起手也向我挥手说：“我记住了！再见，月碎！”

“嗯，再见了，海城！”

沙罗扛着我越走越远，海城站在月光下的身影变得越来越小，到最后我只能看见他站在很远的月光下不停向我挥手告别而微微摆动的身影。



暗黄的台灯被点亮，黯淡的灯光照着整间书房。我站在门边上，看着昏黄的灯光落在身边三面紧挨着墙壁站立的暗红色书架，有种时光凝住、空间静止的感觉。

“月碎，你过来。”沙罗已经坐在胡桃木的写字台前，从最底下的抽屉里拿出一个铁盒子，他打开盒盖时我立刻闻到空气中飘散着一阵令人作呕的铁锈的味道。

“这是什么？”我走过去。

“你要的证据。”沙罗抬起头，冷冽摄人的眸中挟着一丝无奈，“你不是不相信我是你哥哥吗？那好，你现在就过来看证据。”

他把铁盒子放在双膝上，小心翼翼的从里面拿出一张已经泛黄的照片：“你自己看吧。”

“这，这个是……”

照片上有两个笑得很开心的小孩子，一个是男孩，一个是女孩，他们正在公园里荡秋千。虽然照片有些泛黄，但我还是一眼认出那两个小孩就是我和沙罗。

我还来不及看仔细，沙罗又拿出一张一张满载着过去记忆的照片放在我的手心。

“这张是我们7岁的时候，我拿了上学后的第一个一等奖，你上台来拥抱祝贺我。”

“这张是我们12岁的时候，一起在教堂里过圣诞节。”

“这张是我们15岁时一起去海边玩，我背着你在白色的海滩上奔跑。”

“还有这张也是，那天晚上我们在海滩边露宿，你靠在我的肩膀上数星星睡着了。”

看着手心躺着的这些已经带着岁月般苍凉的泛黄的老照片，我知道它们都是真实的。沙罗真的是我的哥哥！否则他怎么会有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照片呢？

我内疚地抬起头望着他。他低垂的柔密睫毛轻轻眨动的样子很美很美，却溢



到自由的空气，我觉得自己的心里郁积了太多的不满，才会在今天爆发出来，一次次伤害我最亲的人。

“月碎，我从没想过要让你痛苦。”沙罗苦笑了一下。

“我知道，哥哥，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是任何人都有权利向往自由不是吗？”

“好吧！”他又停顿了很久，终于点了点头，“我答应你，让你去上学。”

沙罗答应了！他竟然答应让我去上学！我睁大眼睛看着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如果你在家里真的这么不开心，我可以同意你去上学。月碎，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沙罗苦笑着解释。

“哥哥，哥哥！”我什么都说不出来，冲上前抱住沙罗的身体，把喜悦的泪水擦在他的衣服上。

“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沙罗的声音在我头顶响起。

我连忙抬头：“什么条件？”

沙罗那双望不见底的深邃眼瞳凝视着我：“就是你绝对不许跟学校里的任何人交朋友，记住，是任何人！必须一放学就立刻回家！”

不能跟任何人做朋友，这是什么奇怪的条件？沙罗还是担心我被坏人骗吗？我有些无奈。但是沙罗肯让我去上学就已经很好了，于是我点了点头：“好，我答应哥哥的条件。”

“那好，月碎，记住你说过的话。我明天就帮你去办入学手续。”沙罗仍然板着脸，语气却轻松了不少。

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去上学了。一丝快乐开始慢慢在我嘴边浮起，一点点洋溢开。看到这样开心的我，沙罗深邃的眸中却有着浓浓的不安。



一簇舞台灯，照耀着一套被放在柜子上的崭新的校服上。

我迎着光，慢慢走过去捧起放在柜子上的校服，一件纯白色公主袖的上衣，一条米色与蓝色相间的格子下裙，一条被叠成蝴蝶结模样的幻紫色丝绸领巾，还有……

我拾起一枚放在校服旁边闪烁着海蓝光泽，图案繁复的校徽，一个惊奇欢悦的笑容在我的脸上刹那绽放。

“圣约翰中学的制服！还有校徽！”我开心满足地把校服和徽章捧在怀里，对着那一束绚丽的光缕轻轻地说，“谢谢你，哥哥。”



半小时后，我吃完沙罗为我准备的早餐，上楼换上圣约翰的校服，裙摆飞扬地提起书包欢快地走出家门。

屋外的商业街上的38路公交车，是可以直接到达圣约翰中学的。这是沙罗在帮我去圣约翰中学办完所有入学手续后，回家告诉我的。

我按照沙罗昨晚领着我走过一遍的路线，顺利地找到38路公交车，然后上车买票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

一切就像电视剧里演的那么容易！一路上我心情极好地看着车窗外阳光充沛、人来车往的街道。不一会儿38路公车就将我送到了圣约翰中学门前的车站，我提起书包跳下车。

“太好了，终于到了！”

我随意地捋了捋披散在身后海藻般的长发，配合着满脸阳光的笑容顺势转身。

“好美！这就是圣约翰中学吗？”



脚步声越来越接近，忽然在我身后停了下来。

我心头一阵好奇，难道这个脚步声的主人也是我们这个班的？

我刚想回头去看，肩膀突然被人拍了一下。

我惊讶地转过身：“啊？怎么是你？”我捂着心口，眼睛因为受到惊吓睁得很大。

“哈哈，果然是你，月碎！”顶着一头柠檬黄色绚丽碎发的楚凝光笑容灿烂地站在我的身后。

不用说，刚才那个巨大的脚步声一定也是他的！

没想到楚凝光也是这里的学生，那明宏也在这间学校喽。

不等我点头回答，楚凝光叽里呱啦地继续问：“月碎，你怎么会在我们班前面站着的？咦？你怎么……”他灼灼的好奇目光落在我穿着圣约翰校服的身上，眼神闪亮立刻猜到，“啊！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刚转学到我们圣约翰中学来了，对不对？”

我想跟他解释，我不是转学，而是刚刚入学……

可是活力四射的楚凝光根本等不及我的开口解释，他看了看紧闭着的教室门，又看了看我，一击掌下定结论：“月碎，你站在我们班门口，该不会是转到我们班吧？”

这样说着，没等听到我的回答，楚凝光就很自来熟地把我推进了教室。

面对教室里突然投射到我身上的视线，我突然手足无措起来。

现在我是不是应该走上讲台做自我介绍呀？

于是，我迈开脚步，像机器人一样僵硬地走到了讲台上。

楚凝光这时已经坐到座位上，笑眯眯地看着我。

“月碎，不要害怕！”楚凝光在座位上大声为我鼓气，立即引来所有同学的关注。



“我说过，我不会放你走的。把手给我。”乔治将手伸向我，就像是华丽舞会的邀请。

我忍不住向后倒退一步。腰肢突然被一双手搂住，我恍然抬头，对视上的竟然是乔治带着诱惑笑容的绝美脸庞。

我倒吸一口气，脑袋一片空白。周围似乎有同学骚动或是惊呼的声音，但没有人敢上前破坏这场面。

乔治细长结实的手臂从后面抱住我的腰，他的手贴在我的腰间，手心的温度透过单薄的布料沁入我敏感的肌肤。我仰着身体，目光正好对视上他那双深邃的蓝眸。我们之间的距离是那样接近，仿佛我的脸只要有一点点倾斜，我的嘴唇就会贴上他的脸颊。

我的脸越来越烫，仿佛要烧起来一般，就是这样的火热的温度将我空白的思想终于拉回现实。

我的身体猛然一抖，伸手推了一下乔治的胸膛。但他没有松开手，依然抱着我，唇角的笑容甚至比刚才更为魅惑。

我的脑袋晕眩一阵，但我很快就清醒过来。

“放，放开我。”

“不，我是不会放手的。”乔治故意把脸颊贴近我，最后几个字音用一种暧昧的方式传入我的耳中。

我浑身不禁微微颤抖，背脊仿佛有股电流穿过一般。

不可以，我不可以就这样轻易被他蛊惑，星月碎，你要保持清醒呀！

我不断在心里这样告诫着自己，但换到口中的话却孱弱不堪。我听见自己居然用微抖的声音开口：“我，我不要跟你走，放手，你放开我！”

“喂，原来你就是那个从不敢出来见人的设计师乔治啊，你快点放开月碎！”明宏走上前想把我拉出乔治的怀抱，却被乔治一闪避开了。



了。

我瞬间被吓住，一时忘记继续挣扎。

乔治依然放开步子用极快的速度向走廊转弯的楼梯跑去，而身后的凝光和明宏居然又吵起来了。

“笨凝光！你把鞋子脱下来丢他，你光脚追他还追得上吗？”

“要你管！你快点去追不要管我啦！”

“谁要管你……咦？他们人呢？”

“不是就在前面？……咦？跑这么快？连人影都没了？”

“都是你啦！你这个笨猴子！”

“你才是笨蛋！大蠢猪！”

此时上课铃声都响起了。唉，我果然不应该指望他们来救我……

真没想到，乔治扛着人跑步的速度居然可以这么快，就在刚才凝光和明宏吵架的时候，他就已经扛着我从三楼跑到了一楼，现在一转弯，已经跑进了教学楼外的林荫道。

看来，想等他们追上来是很难了。

乔治扛着我，在树林般的圣约翰校园里飞快奔跑。我被他扛在身后，听见耳边的风声不停响起，眼前的风景迅速倒退。

“月碎？乔治，你要带月碎去哪里？”

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在耳边一闪而过，当我抬头去搜寻那个声音的源头时，却只能看见海城站在身后很远处迷茫地向我们挥手。

“海城！海城救我！”看见海城我好像是看见了希望一般，我开始在乔治的肩膀上挣扎。

我拼命地拍打他的肩膀，但是他好像根本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只是一个劲地向前跑，一直跑……



为什么我要换上这些衣服啊？而且，这里连试衣间都没有，难道乔治要我当着他的面换衣服吗？这个变态狂！

“我不会换的！你凭什么把我抓到这里来，强迫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想把手里的衣服放到一旁陈列首饰的水晶柜上然后走人，但乔治却先一步拉住我的手。

“不许走！今天你必须换上这些衣服！还有这些！”他一边说一边仗着身高手长的优势，继续从衣柜里拿出几条极其漂亮的小礼裙塞进我的怀中，“快点去换！这是命令！”

“我不要！你这个大变态！”我先是一怔，随后立刻拼命地挣扎起来，想把自己的手腕从他的大手中挣脱出来，“放开我啦！我不要换衣服！”

这个大变态！我怎么可能会在乎，当着他的面换衣服呢？他可是个男生啊！

我拼命地用力，但始终扯不开乔治握住我的手。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温柔声音从门外传来：“乔治，你在做什么？”

伴随着这个声音出现在门外的是温柔的海城，只见他眉头微蹙地疾步走进来，一把拉开乔治强拉住我的手，将我揽在身后。随后他侧头担心地问我：“你没事吧，月碎？”

“没有……我没事。”因为刚才被乔治惊吓过度，我现在的声音就像胆小的麋鹿一般微小。

海城抬起头，语气无奈地瞟了眼乔治：“你吓到她了！”

说完他又转头，放缓了语速温柔地对我说：“月碎，你不要害怕，乔治这家伙没有恶意的，他只是想让你替他试穿最新设计的成衣。不过他的行为也许太鲁莽，有没有吓到你？”

海城的声音总是轻轻的、柔柔的，像天边不经意飘过的一片云彩，柔和地拂